

THE LIGHT OF PARIS

[美] 埃莉诺·布朗 著
刘勇军 译

巴 黎 之 光



Eleanor Brown

巴 黎 之 光

[美] 埃莉诺·布朗 著
刘勇军 译

THE LIGHT
OF PARIS



桂图登字：20-2017-2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之光 / (美) 埃莉诺·布朗著；刘勇军译. --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6

书名原文：The Light of Paris

ISBN 978-7-5407-8689-2

I. ①巴… II. ①埃…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1304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巴黎之光

BALI ZHI GUANG

作 者 [美] 埃莉诺·布朗 / 著 (Eleanor Brown)

译 者 刘勇军 / 译

出 版 人 刘迪才

出 品 人 符红霞

策划编辑 杨 静

责任编辑 杨 静

装帧设计 柒拾叁号

责任印制 周 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 真 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香河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8689-2

定 价 49.8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特别是祖母和外婆：

玛德琳·默斯尔·布朗和

凯瑟琳·麦克里纳兹·巴恩斯

雨中的巴黎

依然是巴黎。

——凯瑟琳·雷敏·麦克里纳兹

1923年11月18日

巴黎
之光

THE LIGHT
OF
PARIS

第一章
Chapter 01

玛德琳
Madelyn

1999 年

我并不想失去自我。没有人想，真的。没有人会刻意背弃他们内心坚如磐石的信念。我们只是做出最细微的让步、最琐细的决定，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点滴改变会汇聚成一股巨流，直到我们被迫面对成长后的自己，不论好坏。

我一直做着最理想的打算：让母亲快乐，让生活宁静，把自己的棱角磨平，变得从容淡定。但最终，我所打造的生活就像母亲瓷器橱柜里的一尊瓷雕一样，表面光滑精致，内里却脆弱空洞，只能充当展品，禁止触碰。

很久以前，我也许会自称为画家。孩提时代的我看见每一个空白的地方，都要涂鸦——空白的墙面、馆藏书籍诱人的空白首页和几张新熨帖的桌布——这让母亲失望至极。高中时，放学后我都要待在画室，画上几个小时，直到透过天窗照射进来的阳光变得微弱，美术老

师温柔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告诉我该回家了。颜料的气味与我身上 Anais Anais 香水的味道糅杂，我的每一本教科书的边缘都布满涂鸦和绘画。一到周末，我就躲过母亲没完没了的反反对，逃到家里的地下室，在那里立起画架画画，直到手指僵硬，光线消失，调色板上的颜料蒙上了一层难以辨别的漆黑，我才停下来。

但婚后我再没有碰过画笔。如今，我每日带领旅游团参观斯特布勒美术博物馆的画廊，向他们指出印象派异样迷人的模糊画法、浪漫派奔放的清晰画法以及抽象表现派无章的色彩运用。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展厅，我向他们介绍绘画的发展史，接连不断的绘画运动如江河汇聚，以同样的媒介、工具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含义和情感。不论讲解了多少次，有一件事始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在莫奈创造出了独有的柔和田园风之后将近一百年，杰克逊·波洛克的壁画才掀起热潮。

我很满足。

塔尼斯通常带领大孩子组成的团队；她有四个十几岁的孩子，和孩子相处很有一套。但那天她没上班，其他的讲解员都有了预约，展会专员就问我是否可以接手孩子团队。我犹豫了一会儿，毕竟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看起来很吓人：个性乖张、活泼好动，做事难以理解，且态度顽劣。但我还是一口答应了。反正他们的老师会跟随，而且她还要求走我最喜欢的一条讲解路线，介绍画家及其影响力。

我们在大堂会合。我问了孩子们的名字和他们最喜欢的画家。不出所料，他们表现得就好像我要从他们口中撬出国家机密一样。他们的老师派因小姐很年轻，身材苗条，及肩的长发松散地披着，不卷，

有点打结，就好像她一直用手指盘绕头发似的。我和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女性都穿着紧身裙，系着优雅的丝巾，全身的色彩搭配恰到好处，既合乎礼仪，又不失风采。而派因小姐裹着一层层紫红色布料，看起来不像裙子，倒像是用别针把各种手帕别在了一起。她一定戴了手镯或铃铛，因为她一走动，身上就叮当作响。又或许她在层层叠叠的衣服下藏了几只过季的驯鹿？

“你教书多少年了？”我挑起话题。我们正去往参观的第一站，孩子们跟在身后，脚下的地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差不多十年了。”派因小姐微微一笑。我一定是做了一个恐怖的鬼脸，因为她笑了，而听到她沙哑的笑声，我也笑了。“他们还算乖吧？”

我们走上通往二楼的宽阔大理石阶梯，我回头看了看三三两两、走得歪歪扭扭的孩子们，也笑了。“还不错。”男孩子们像弹球一样相互挤撞；几个女孩并肩走着，头挨在一起，流露出青春期孩子间独有的亲热；其他几位徘徊在楼梯边上，观摩墙壁上展示的画作或者楼梯平台上的雕塑。

“我时时想起我自己的经历。上高中时我和同学们的关系很一般。基本上，四年时间我都寡言少语，来去匆匆，尽量保持低调。”

派因小姐摆了摆手，铃铛再次响起。“大家都一样。我向你保证，当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学生后，这类事情会容易处理得多，而且你要尽量让他们的学生生涯比你的多一些快乐。”

“孩子们，先等一下。”我说，我们已经到了文艺复兴展厅。我

转身面向他们，拍起手来，可马上我就后悔了。我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热衷鼓掌、会使用水滴娃娃^①文具的人。“你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了解多少，说说看？”

孩子们方才走路时还热情地叽叽喳喳，这一刻却霎时鸦雀无声。小学生看起来想发言的欲望很强烈，举手时整副小身躯都扭动着，像牵线木偶似的。但眼前这些高中生散发出青春期懒洋洋的自在感，但这并未能掩饰他们眼角的抽动，他们的手指迫不及待地想要在画板上握笔作画。我曾想当然地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因画上温柔纤弱的裸体人物、白皙的肌肤、巧妙布局的双手和叶子会吸引住他们，但他们看起来兴致寥寥。

“快点啊，孩子们。”我说，“我带你们出校一日游，你们至少得回答我的问题吧。”

派因小姐和几个孩子忍俊不禁。伊丽莎举起手来，她绑着长长的棕色发辫，穿着一件印有蒙克画作《尖叫》的T恤，但图案已然褪色。她让我隐约想起这个年纪的自己。她的额头上有几颗痘痘，卷发从发辫中散了出来，身材敦实。她的指尖夹着一支画笔，也许是准备在灵感突至时进行创作，这让我很想给她一个拥抱。

“大救星！”我说，“好姑娘，请讲。”

同学们转头看着她，伊丽莎脸红了，但发言时，她的声音响亮清晰，

^①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陶瓷收藏系列之一，可用作勉励人心及表达爱意、友情和关怀。——译注

充满自信。或者她至少表现出了一个少女应有的自信，音调抑扬顿挫，最后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真的对古典艺术和古希腊文化感兴趣？”

“是的，还有古罗马文化！”我答道。居然有同学肯说话了，我高兴坏了，可能我的嗓门大了一点，弄得一个叫拉姆的男孩往后退了一步。他一头拢起的黑发，看上去像是在风洞中被风吹成这样的。我清了清喉咙，试着换了一种不那么热情的声音，一种我平日里说话的声音，而在我的日常中，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谈些对我无关紧要的事上。“希腊罗马文化深深地吸引着画家们，这种影响随处可见。就拿这幅画说吧。”我说着指向一幅意大利画家的画作，“你们看到盘绕在背景建筑顶端的雕塑了吗？”

孩子们纷纷探身，我忍住笑意。看来他们还是有兴趣的，关键是要打破他们外表的冷酷，挖掘出他们真实的内心。

拉姆说道：“看起来就像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是的。”我说，“这并非巧合。画家们想要复兴艺术，于是尝试寻找艺术成就的巅峰，并在古典艺术中找到了。”

“所以画家们抄袭了？”一个瘦小的女孩问道。我想不起来她的名字。她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没注意听，只想着她如此纤弱矮小，就像被她本人遗落的影子。

“这不是抄袭。”一个名叫亨特的男孩说道，他的话里满是轻蔑。“这是灵感。”影子女孩张圆了嘴，缩成一团，我恨不得过去解围。亨特有种某些少年具有的浑然天成的帅气，精致的五官异常秀气，我

看得出来其他孩子都围着他转，以他为社交中心，如众星拱月般。

幸好派因小姐在我回应之前插话了。“亨特，端正你的态度。”她语气温和地说。我看到其他孩子又动了动，亨特有点受打击。影子女孩长睫毛下的双眸眨巴着，其他孩子看起来好像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暗赞派因小姐。“这是一个公平的道德问题，毕竟你们都听过反对剽窃的说教。”

“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不对？今天的主题是：画家从哪里获得灵感，如何形成他们的技巧和风格。”我说。

“从彼此身上。”伊丽莎说着，朝我挥了挥她的画笔。

“正是如此。”我说，“不如我们到新古典主义展厅，去看看其他画作吧。”

到了新古典主义展厅，我们的讨论更热烈了。可能因为我提到了古罗马竞技场的大通道，孩子们被带动着展开了关于古罗马的讨论。事实证明，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小淘气，当裸体失去吸引力时，低俗幽默总会粉墨登场。

孩子们厌倦了自己口中连篇的低俗笑话（其实相当让人印象深刻），我就让他们到展厅里溜达几分钟。一些孩子在尽情地画着素描，我注视着他们，自己的手指也蠢蠢欲动。萦绕在孩子们身上不自然的紧张感消失了，这些内心热情洋溢的小学生挣脱了桎梏。很久之前的我也是这种状态，既不能控制双手一动不动，也抑制不住创作的迫切之心。

我倚着墙，派因小姐站到我身边。“无论如何，”她说，好像从未被打断一样继续之前的话题，“教学真是继续追求艺术生涯的最好

方法了。如果我鼓励孩子们创作，而自己却不去创作，我会觉得自己和骗子没两样。你呢？你是画家吗？”

“噢，不是。我是说，我上学时学过画画，但是，我的意思是，那不代表我是画家。”我赶忙解释，以免她误会。

“真的吗？”她挑起一侧淡眉，“但你讲解得充满激情。我以为……”

每次谈到艺术，我的内心总会翻涌起一股渴望。我摇摇头，努力压下那股渴望，“我曾梦想成为画家，但我……长大后大概已经失去了那种天赋。”

真相很难解释清楚，尤其是对派因小姐这种心胸广阔、温暖热情的人，她的这些特质可以从孩子们身上看出，可以从他们羞涩的眼神中看出，甚至可以从她身上叮当作响的首饰中听出。事实上，这是我所做的交易。我知道菲利普娶我，部分原因在于他毫无品位而我精通艺术，但他也仅允许我在某些最实际的场合接触艺术，最好是让他颜面增光的场合。为了装饰他的办公室或者公寓，我会去找画商，讨价还价买下几幅画，买画的标准更多是基于画的尺寸，以及画作能否让观者惊艳或感到威慑，而不是取决于其艺术价值。我虽能在这里带旅游团、当志愿者，但我不能自行创作艺术。

“艺术天赋不是过了青春期就会消失的，它不像是成年之后就不再喜欢青少年偶像那样。”

一阵虚假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别拿这个开玩笑。你的任务不就是守护青少年的理想吗？”

“倒是没有明文规定，但我认为我应该这么做。你看，假如我是你的老师，你就不会放弃绘画了。”

“啊，那还有谁从事这份‘光鲜’的工作，给青少年们介绍伦勃朗的光荣事迹呢？”我问道。

“肯定有人填补你的空缺。我并不是在嘲笑你的工作。你是志愿者，对吗？”

“对。”我肯定道。虽然我并不确定，志愿者这个头衔是否真的使我所做的事情显得高尚。这笔交易可以这么说，我参加义务劳动，继而假装自己很无私，就不用在芝加哥妇女俱乐部里百无聊赖，也不用去菲利普坚持要我陪同的闲得发慌的商务场合。

做讲解员也让我感觉不自在，它就像其他任何义务一样牢牢困住我。我给旅行团讲解，解说过画家的技巧，绘画的明暗对比法、比例法，解说过笔法特征、龟裂纹，这时我内心充盈着学者的自信。但我从不曾谈论过艺术带给我的感受，从不曾谈论过第一次看见一幅画、第一次真正地欣赏一幅画，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当我睁开眼睛看着一幅画，似乎世间一切都沧海桑田，不复旧貌。色彩更生动，物体的线条和棱角更锋锐，我爱上了这个世界以及它的美丽——匆匆行人脸上的爱恨情仇，湿润的人行道折射的阳光，或暴风雨前随风翻飞的苍白叶子。我想要为覆巢下破碎的蛋壳哭泣，为它锯齿状的边缘哭泣，为里面可以自由飞翔的雏鸟哭泣。

我们结束行程时，派因小姐解散了学生，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展厅画画。她严肃地告诉他们，不能去礼品店或者咖啡店。有几个孩子

踱步回到了文艺复兴展厅（我猜想维纳斯裸露的胸脯还是太令人难以忘怀）；还有几个孩子驻足在印象派画作前，欣赏其活力之美。

“对了。”派因小姐走过来，从包里抽出一张明信片塞给我，明信片的轻薄边角微微卷曲，“如果你改变主意，想要和自己内心的小孩交流，我这个周末在巴克镇的一个新艺术工作室教画画，课程今晚开始。你来吧。”

我瞪着那张明信片，好像它开启了一扇通往纳尼亚魔法王国的大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明亮的艺术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油画和颜料的味道，画笔的重量压在我拇指下方的弧弯上。这一幕既新鲜又熟悉。

“你人真好。”我退缩回自己的盔甲里，声音平缓、不带一丝感情地赞道，“但我另有安排。”菲利普要求我那天晚上陪他出席一个晚宴，翌日我要出发去看望母亲。这两件事我都不想做，我宁愿在绘画班里待上整个周末。但在生活中，我的义务太过重大，我自己的意愿则显得无足轻重。

她耸了耸肩。“那就下次约，这有我的手机号码。”她指着卡片的底部，我看到她的指腹有一处干涸的颜料，这一处熟悉的印迹让我有些恍惚：这是她的手，还是十年前我的手？“放轻松，玩得开心。”

“谢谢你。”我说道，自知不会再联系她了。我知道我最好压制住那一部分自我，但令我惊讶的是，那些经历清晰、真实，似乎发生在昨天而非多年以前。

派因小姐和学生离开后，我在休息室吃了几块饼干。我快速地

把饼干塞进嘴里，还刮疼了我的舌头。然后我收拾好东西回家。有时我会走远路，只为穿过一排画廊，那里时常展示些极其不敬却又令人兴奋的画作。但今天我要去和菲利普会合，他急切地想要和一个叫泰迪·斯托克顿的开发商达成交易。这意味着，我整晚都要客套地应承泰迪的妻子迪皮和其他女眷。

到家后，我在前门停下。最近我发现自己每晚都有一种奇怪阴暗的腹黑心理，我盼着丈夫不要回家。

我并不是想让他遭遇什么不测，我只是希望他能离我远点。他可以消失在虫洞，或者一圈立石中；或者某一天他认为过腻了这种生活，要独自搬到加勒比海岛上。我会诚挚地祝愿他过得好。我会满心祝福地帮他打包物品，给他送过去，还附赠一支防晒霜。整个过程会干净利落、心平气和，没人会被责怪。

我并不想探究这些想法背后的深意。长久以来，我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往肚子里咽，以至于我根本没发现，反复出现的关于丈夫消失的幻想也许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暗示。

然而，当然没有什么魔石圈，也没有加勒比海群岛，因为我一开门，就看见他站在厨房翻阅着信件。他看起来一如往常，就像在为拍摄杂志目录照片摆姿势一样。

菲利普比我年纪大，快迈入不惑之年了，但他是那种越年长越好看的男人，少几分俊俏，多几分硬气，像电影明星或者新闻播报员。我对整容毫无兴趣，因此我想我们之间个人魅力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直到我满头银发，尽显疲态的脸上布满皱纹，看上去像一个会被他慷